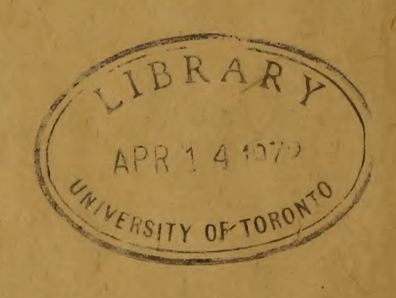

LIBRARY
APR 1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之秀氣造化之靈氣為根故得之者可以致瑞食之者可以長年其才之生也亦然卿相之貴素封之富雖曰無根而實有基之者或為祖宗墳墓之蔭或由勤苦造就而成才則特然而生一無所假人謂才之生也由于誦讀是詩書即其根也予曰不然才猶禾也詩書猶糞壤糞其田而使熟者詩書也才之種子不與焉無才而誦讀之既成亦不過章句儒生而已矣古今豈少讀書之人哉邊孝先經笥其腹齊陸澄書廚其胸究不得與屈宋

班馬韓柳歐蘇諸人。並有千古者。才不足耳。以是知異才者。人中之靈芝。靈芝者。草中之異才也。因爲吳子念庵題採芝圖像。而暢論及此。念庵之爲人。瀟灑絕塵。其才亦瓌瑋而卓異。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有類芝之才。而又慕四皓之高風。斯有採芝之逸興。否則畫牡丹而樹槐棘矣。爲之讚曰。

覗山之陽。地僻如商。無土不沃。無草不芳。瑞氣鬱結。芝出高岡。既饒神釆。復多異香。卿雲冒乎其頂。靈草厠乎其旁。若有所爲而始出。詎無所待而相望。爰有

畸人葛巾野服高致若松澹味如菊三尺之童隨以作僕若有意乎尋芝適相逢于幽谷乃命奚奴潔身而採未折祥芬先挹瑞靄名爲一色之紫芝實備文中之五彩披斯圖者皆謂此老不如宋玉貌類子房正宜用世胡遽思藏採芝者隱人之事食芝者益壽之方胡爲乎棄功名于有道之世防衰老于少年之場予獨曰不然貴賤靡常悴夭是青雲白雲並行無礙欲識採芝之念何居但問醉翁之意安在

王茂孳像讚

穉黃評　巧中有朴故佳

此老何人長眉闊額七尺其軀更饒精爽宜着錦衣胡披鶴氅採藥何爲勞吾懸想似識其容沉思半晌始仰爲廿六年不見之茂叔其意氣風裁久矣見稱于吾黨斯人也向爲高儒未雜自養七字吟成萬人爭賞才堪一第而故作蹉跎力能封侯而願爲李廣時不可爲兮即退耕南畝之雲學仙有得兮故自劚芝田之壤本是蓬萊頂上人宜脫背慾塵中網吾所慮者世事紛然英豪絕響不無動駕之公卿三顧其廬而相強料于安貧樂道之心堅必不見獵羨魚而

[illegible]微評
一貫覺同。作書不知是門粹蓮是一是二

技癢

張詩宜像讚　詩宜孝行著于鄉黨、又篤友于之好、沈繹堂太史顏其居曰孝友堂、因其行居三、適合張仲孝友之句云、

此君之貌似柔而剛、此君之氣不飛而揚、外多風致。內饒肝腸、斯人爲誰、請詩射其藏、金華殿前之禹、北平侯後之霍、剪則不難、爲巽德習亦何遜乎子房、不得志而娛情闤闠、聊有似乎畫眉之敞、便得志而殫心功業、焉知不作埋輪之綱、人但知其工于隱遁而爲

書法最精之顛旭烏知其聰明絕世復能潛心詞翰焉知不爲聲譽籍盛之孟陽斯人也孝友既合于前人復奇其行之居仲才行悉侔乎先世不媿其姓之爲張

張敬止綱魚圖讚

魚我所欲也因自名笠翁以其才薄劣于世無所庸人地務相宜所以異其蹤張子命世才倜儻而英雄結駟擬千乘食祿期萬鍾胡爲亦蕭散托足于飄蓬還爾笠于虎頭燕頷之上被烟簑于鳴珂佩玉之躬

孫宇台評
雅不入俳

不特漁其身而復漁其婦使之結網以相從世莫知其寓意子講測以私衷太公居北海釣隱安貧窮苟不遇西伯將以漁父終時至而命隨變化如魚龍張子自期以呂望故不惜卑賤其身容不知者將謂追踪于志和而法張氏之華宗噫亦何小視斯圖而強絕異者以相同也耶

八十四翁張文吾像讚

此像肖誰吾家老子髮則皤然心猶孩始不篤青牛行而善止日擁圖籍遂忘寒暑非此古人孰堪與處

種德維橋收功有梓孫枝愈茂蔗境彌甘睹其貌而識其心觀其德而量其齒福可邀天壽難屈指再過百年形猶若此俗眼視之以爲將近八百歲之籛鏗而自天上仙班視之則以爲甫出左腋之李耳

又題小冊

睹君之像徘徊不已既讚軸頭復題冊子雖曰有其德者必有其年然而儘有賢人壽難若此猶記二十年前杖于鄉後十年今杖于國而今復杖于朝矣繼此而耋而耄而期頤且焉知不再益其年而倍徙問

藤溪亭評
畫像難于竹題像更難于肯綮翁前贊無不煩上二毛郎此是畫何用丹青慈丹青之肯正不若是之活現耳

操何術以至于斯願君授我餘丹而使得附劉安之驥尾

劉了菴先生像讚　黃山給諫之封翁也爲古學名儒舉鄉薦不往謁子及孫皆登上第

坐者何人是僧非僧如其果是指我迷津人曰不然老子後身道非常道名非常名言著五千舌則常捫起家儒氏足躡青雲致君有術用之則行惜遇滄桑抱志弗伸雖曰未伸貽厥後昆簪纓奕世皆爲名臣斯人也合儒釋道之三教于一己萃富壽多男之四

代于一庭其號了菴其姓卯金阿誰不知爾目猶瞠欲向此公而問道須再讀十年而後可遊于西川夫子之門

湯聖昭使君小像贊

仕品有三曰人曰仙人吏志高仙吏氣恬人吏疏泉石仙吏薄醋軒人吏赫然而可畏仙吏翛然自適而絕不掛科名祿位于長眉廣額之間者未覩聖昭湯子之爲吏而識其人于席苦枕塊之年其形卓爾其意悠然其胸氷雪其致雲烟與之縱談竟日宛然木

釋褐之吾輩而不知其身都顯貴者已經一遷而再遷出其繪像索我刎言披襟捫膝脫巾露頂一拳之外不留芥纖宜乎清操與石比堅吾聞輕富貴者富貴偏集其身而不去慕丘壑者丘壑離樂與爲緣而不即與爲緣披斯圖也知湯子之爲官也正未艾而神仙飄舉之事非其身後即其生前

掄仙掄液掄鋐三姪孫小像贊

長枕大被吾宗有劍帝王家風匠夫能繼數踰二難獨見雙季鼎足而撐一家天地定省之暇熙然忘綦

樹下風生鐺中泉沸共把臂而入林各邀石兮成位或哦新詩或斯疑義偕此雅俗以風有位此風萃于門內兮則爲家楨散滿域中兮即爲國瑞吾願胥天下之爲兄弟者悉倣此圖以爲心庶敦友于之風于莫墜

## 羅上極像贊

少爲寧馨兒蔚乎謝庭芝及其既壯而強仕猶然綽約乎風姿中肖其外朗而善卸億則屢中才不費思吾子此識皮相者不盡然矣而安仁叔寶之胸臆無

不現乎其鬚眉

朱駿文像贊

旬日之間題像六七皆令我忙于此獨適長安道上皆勞人何處飛來仙子邈獨坐匡牀好遊懶出羅山水于膝前閉松風于一室索書書來呼琴琴得有解事之奚奴無到門之俗客伊何人斯駿文詞伯惜登名于天府將鼎養而肉食負此谿山多離少郎願假丘壑于笠翁代守仙源于弗失俟汝功成名立歸來兮仍向此中避勞跡

沈亮臣像讚

居杭十年僅得一友沈子亮臣淡而能久才堪廊廟惜乎未偶婆娑世以心活人于手近居京洛其名益顯十年不遇之故人一旦相逢皆白首出其像以示余問斯形之肖否予也初見斯形不知爲某覷頰上之三毛悟伊人兮八九其貌如愚其容似酒其神在目其心在口覩斯形也鄙曹交之食粟而長怪休文之腰細如柳與其美而愚毋寧智而醜吾聞具古貌者必有古心予猶及見三代之遺風於是叟

方樸齋評：奇事奇緣。乃有此奇文。惟此奇文。乃能志此奇緣奇事。

# 書細君方氏像贊 有序

石臣曹子以美少年而工詞翰。其閨君方氏亦閒秀而備德容者。造物於人之伉儷。往往顛倒其形、與情而後合之。姸於內者媸於外。或豐其表者嗇其中。此予奈何天傳奇之所由作也。石臣夫若婦。何修而得免於此。有作雙美傳以奇之者。非人言過實。可知奈何琴瑟之歡。未及十載。而曹子遽有鼓盆之戚。雖云好物不堅。紅顏命薄。亦造物者之終於吝此。不肯反常而變其也耶。與夏子以訪識

過鴒茲石臣懷細若像示予爲之潸然索贊謂此意出自內人瀕危有遺言冀得李子片語死當瞑目因在生時非湖上笠翁之書不讀知此老慣樸三寸不律起亡者而存之只今梨棗之上傳泉下人凜凜有生氣者誰之力歟噫予何人斯能使婦孺知名若此但見石臣悼亡甚戚而予亦在連喪二姬之後餘潸未收導之即出故不能已于言而且言之不禁其娓娓也

婦人之美有三曰德曰才曰色兼其美者百中無幾

銀闇公評本題隨水逐流落英隨風飄蕩聚散無常此發大悟不然是圖藉秀矣。

得其甚者于中鮮一圖中之人兼其全人咸以此尤造物。於汝何私。待人何刻。造物曰。我實不然。請觀其卒人。之云亡。天兮步懸。夘其不然。何以示至公於人。而使知人事不齊之書。一僅存死像以偶生。匹琴不彈兮有聲。口無言兮欲游。身不死于色衰之年。名始芳于咏絮之日。君不見桃花歷亂。李花殘。欲睹芳姿安可得。曷若借此圖以駐嬌容。庶幾百世千秋。饒紛澤湖上笠翁之為是言也。雖曰徐君之劍。未嘗索我於生前。而欲景延陵季子之高風。不妨追贈其人于

既○殁○

楊子亦禪像贊

佛將符世○無髮弗髡○邇來繪像○十人九僧○貌雖近似○神則逕庭○亦禪楊子○神朗氣清○未具佛面○先具佛心○心兮非假○面遂逼眞○我睹斯像○如見世尊○其爲人也○惡殺好生○兩居幕府○皆擁萬軍○助籌帷幄○志在立勳○葯可勿殺○即與圖存○所活衆多○是謂善因○宜其眉際○藹藹慈雲○字曰亦禪○寶字其名○兀坐匡牀○心無所營○始學莊周之坐忘○而所謂嗒焉似喪其偶者○非歟人

謂楊子固有用之材也胡爲乎使之終年不出而盤礴山林予曰非其時也是不妨聲爲隴中諸葛而且作梁父高吟

佟壽民方伯攤書圖讚

先生之神安以舒先生之形豐以澤圖閣之容封侯之骨其外若仙其心則佛即其所攤而觀其所求已非尋常士大夫之所能及其爲官也前攤于旌後攤棨戟羣僚百執攤拜于前妙舞淸歌攤侍乎側而先生之所好不與焉謂虎頭將軍曰吾所好者不在大

貝天球而在牙籤錦帙子當坐我其間而禪作南面百城之佳客憶世事紛然蒼生岌岌擾亂需人先生其出

鄭乘文像讚

此像為誰吾能識之非惟識之亦且寄之一生好學旦而夕之家惟硯田耕而力之有才弗售天雖厄之腹中經綸人難罄之芻蕘有日仕紳詰之無語不當施而訖之利與弊除凡民德之所學能行何須職之力能豐財好施裔之以友為命飲之食之將伯之功

亦嘗得之家住吳山烟雲集之時登其巔杖藜覩之手不善談而喜人奕之性不嗜飲而不怪他人之溺之其爲人也如此與之交者安得不見而矚之不見而憶之有心當世者安得不未見而物色之既見而矜式之

家石菴棠棣芝蘭並茂圖讚

人生百年貴能行樂怠舍目前求之寥廓喜爲汗漫之遊恥受妻孥之縛予嘗怪之目爲行脚今覽斯圖如閱木鐸眞樂無過于天倫美景不由于穿鑿父子

雍。雍。則。睹。庭。花。檻。草。蕭。爲。謝。安。石。之。芝。蘭。兄。弟。怡。怡。雝。僖。圭。竇。蓽。門。亦。是。唐。玄。宗。之。花。蕚。矧。君。家。父。子。兄。弟。所。居。爲。綠。野。之。高。堂。所。登。乃。石。渠。之。蓬。閣。也。哉。

朱次公四時行樂圖讚

咄哉斯圖。誰人所作。狀我次公。肖其卓犖。度若淵渟。氣如山嶽。才爲百鍊之金。心則未雕之璞。人但知其外富龍文。內多豹略。而烏知其凌雲倒峽之才華。苟施之于禮樂文章。無不可以黼黻星猷。而緯緯集衆美于一身。享四時之百樂。看花圖憲。聊適興于家庭

洗馬射鵰用寄情于寥廓雖然此皆次公未得志于時之所爲也時事孔艱英雄出幕行將爲尚父之鷹揚奚暇爲嚳人之獵較烽[illegible]烟宵[illegible]鬬士攅斯時也覓其人于金馬之門賭斯像于麒麟之閣

錢牧齋評
回煞鳥鵲二辯可以破愚可以善俗是有關風敎之

辯

## 回煞辯

回煞之說不知昉於何時大抵殷俗尚鬼其時士大夫欲神生死之事故設爲是說愚民信以爲實遂蔓延至今未可知也人死未卜殯殮之期先延回煞之

文當正襟危坐讀之

日至其日舉家徙宅避焉雖僮僕雞犬靡有留者未避之先埽葵粮牲醴于堂以俟其來亭又篩葭灰于几席之上及巷衢門閾之間以驗其來之跡夫煞之果回與否不可知而猫犬烏鵲之屬見室無人來啄牲粮爪痕印地家人見之遂以爲神果來也夫迹形之所出形之不有跡于何來甚矣小民之愚而傳說者之過也余生平惡聞影響之談于妖邪惑衆之事必辟之是力巳巳丁失怙發日者告余曰某日回煞請徙宅避之予曰予惑是久矣請與子辨之煞果有

倪闇公評：絕大議論，向千古無人道及，遲之以待笠翁。

乎。曰：有。有雌煞，有雄煞。人死則二煞與魂相依，若罔兩與影之不相脫也。有則果回乎？曰：焉有人死而煞不回者？回則果嘗避乎？曰：趨吉避凶，吉有明訓，奈何不避乎？曰：此子所以惑也。夫無煞則不必避，使誠有煞，則又不當避。孝子於親之殁，有刻木以肖其形者，有於詩書籍稽徵其平日之遺澤者，皆以親之不可再見也。今既惠然肯來，將逆之不暇，何避之有？日者曰：煞神梟惡，觸之則禍作，非避親也，避煞神也。予曰：然則子惑滋甚。吾聞光明正直之謂神，慈祥豈弟之

謂神来聞不以德著而臭惡是聞之得為神者也若
啜牲糗于無人之地遇人則降之殃此殃厲之爲而
神爲之乎曰若曰然則杭人作樂以逆繁子又以爲
何如予曰逆則逆倩而襲〻陳樂又叛乎禮特彼善
於此耳曰以予言之必如何而可予曰筮其期可也
絜酒擊牲以待之可也若舉家徙宅而避之是塞人
子念親之心開天下倍本之漸此先王之教所不容
也曰若唯唯否否而去予於是夕張炬設席於中堂
誦蓼莪之篇讀大小戴之記涕泗漣洏而不聞影響

作回煞辯

## 烏鵲吉凶辯

烏鵲之取憎愛於人以其聲係吉凶也人之吉凶何與彼事乃以口舌獻媚亦復招尤使其聲于人之吉凶果萬不爽一則烏鵲一蓍龜也蓍龜告吉于人而人喜告凶于人而人不敢怒烏則不然薄言往愬而怒是逢亦何自瀆其靈歟或彼自言所言無關休咎人心之愛憎自以疑忌而生若是則得愛者幸而蒙憎者冤矣夫鵲不果吉烏不果凶世人亦屢驗之無

吳梅村評是一篇毀譽論借鳥鵲發之

如喜怒之懷有觸即發若有隱怨積于中者此何以故曰以毀譽之入人深也譽鵲者衆故有聞即喜毀烏者衆斯無遭不怒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烏鵲非人其蒙毀譽類乎人故得以察人之察察之夫言辭視乎其人其人君子其辭必藹而吉其人也小人其辭必厲而凶今鵲果君子而烏果小人乎是未可知然嘗稽之載籍矣卦驗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云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則鵲鳴之吉洵有由來至于烏之兆凶則不知何據

漁村又評
予曾好書
怨中獨往
特見古今
英氣豪氣
八下古而
目小千古
矣。

又評
笠翁論古
一書其點
破古人强
半類此學
問人不可

聞之。烏孝烏也。能返哺。虞帝至孝。則集其庭。曾參大孝。則萃其冠。武王能卒父業。故火流爲烏。蕭放廬墓而來馴。顏烏居村而啣鼓。夫羽旅至衆。烏獨以孝聞。是亦慈而祥者矣。聞其聲者。如聞孝子之慨歎。我有其德。則喜爲相感之符。不則當前人而不如之愧。奈何不祥其音。而兆之以是爲不祥。則蓼莪亦不祥之詩。而孝經亦不祥之書乎。若鳥中有梟。則誠爲不祥之物矣。齊景公惡聞其聲。置白茅禳之。夫梟性食母。語曰。烏反哺。梟反噬。順逆相背。然則非惡梟也。惡其

不讀。

不孝也不孝者惡則反其行者豈僅不當惡乎考烏之往蹟其兆祥且甚於鵲銜珪于周而代殷爽飛于趙而反國頭白于燕丹而太子歸羣噪于何準而女為后其餘集門止栢鳴輿引路集戟諸祥難更僕數雖偶爾巢殿為災隨輒致敗然鵲亦嘗以巢帆巢車致變何獨怨彼咎此吾聞休咎不在物在人善者得災異鮮凶不善遇麟鳳非瑞若是則烏鵲二物吉則偕吉凶則並凶而人之愛憎終不能齊豈非惑于所聽乎故曰毀譽之入人深非聽說也抑又聞之烏之

形好聲醜者鸚鳥是已然則仁而不佞其鳥致憎之由歟。

露布

獬豸討中山狼露布

蓋聞毒莫如蛇猶效珠銜之報暴寧似虎曾酬囊掩之仁是類俱帶人心伊誰獨仍獸行今聞中山狼食恩人一事當其出山逢敵已知九死之該負箭投林猶幸一生之或踉蹌遁客安知非收利漁翁悠忽行人強使為救生居士俛首酷憐狐媚依人絕類猫柔

宋澤鶚評
罪之誅是。

元展成評
義正詞嚴。
筆失鋒利。
孫惠謙
工。
陳琳遜
古。

有某者斷不勝慈。翻怪殺蛇太忍。仁能昏智。自云養虎何妨。拔矢鏃于肋邊。心傷奇癖。吮瘡痕于血底。口帶餘腥。營兎穴以埋藏。解鷄衣而掩覆。迨至畋車大索。幾爲從井之兩傷。猶賴譎語彌縫。始脫重圍而遁。造此誠起死而肉骨。所當矢報于糜身。奈何創血未乾。飽德之盟已背。酬私未効。饑腸之餌先充。剸忠信之窮奇。鬪而未覩。維德行之混沌。怪也難經。食人間斷不可食之人。自貽伊戚。犯罪中萬無可赦之罪。國有常刑。豸賊性觸邪。備員治獄。憫善士蹈人以死讎

要無傲辭天下中有猿不必疑之輩不將散然義乾所到可盡使負心人敗胡蕫尾。

孽畜負義而生傲辭上告于獅王當令銅頭髮豎豎狀鬣開於虎耳懸舞鬚亂山崩象歷奮鼻捲之威麟示破食牛之戒無勞虎卜前車載宋貸之祥焉用狐疑尚方請白猿之劍縱使龔頻可舉能來助虐之羣當令餓下失靈氣殪輔行之犋劉心斧首負恩之戎首伏辜食肉寢皮戴義之輿情始洽欄入懷而活窮憊還須引手于人不識字而觸忠良無許冒名為我說

名諸子說

予生七子而殀其二長曰將舒次曰將開三曰將榮四曰將華五曰將芬六曰將芳七曰將蕃榮芬殀矣今存五人俗以多男祝人者動曰五男二女豈造物者亦未能免俗因其溢出數外故芟而去之耶諸子命名皆從將將者將然未然之詞也天下事莫妙于將而莫不妙于既既則令人觀止矣曷若將然未然之多餘地乎吾欲諸子顧名思義人各用將凡事皆然不獨功名富貴當而不將則以滿致溢貴而不將則由高得險戚之哉

疏

## 大士宮募田疏　宮有喬木甘泉

夫有寺無僧終歸無寺有僧無食究至無僧欲爲寺而招僧先爲僧而謀食食由田田必入施本境有大士宮叢林爲一方鹿苑本如蓉甘泉無節近山而猿鶴參禪傍水而魚龍聽法遊人隨喜而不忍去高僧至止而願爲棲但富于烟霞貧于供養汲甘泉而伐喬木難爲無米之炊依菩薩而怒余剛空作沿門之乞蓋因檀越不膏腴之割使緇徒無卓錐以致山

僧募香火之情棄白雲。徹雁寺千年如故僧一裝幾更琉璃常滅而不明鐘磬纔續而復斷於是有薦紳某文學某欲爲悠遠之圖大展慈悲之力槪癡數畝領補一方普願一境檀那十方士女多論畝少論分但求慷慨之施近在身遠在子必有善信之報佇看蓮阡蓮陌只在一年半年今而後因恒產而有恒心不致僧無坐性得世臣以副喬木庶幾佛有常依

漢陽府重建鼓樓名御立馬頭募緣引　代郡守作

三楚名郡首推漢陽前代其據險而治者除故明勿論

自　皇清定鼎以及于今已二十餘年矣宜乎百廢俱興無政不舉乃于承之其間覺嘗籌未行者正自不少豈政事之缺略猶譜支之多所遺漏情愈有之落葉同其復籍而不可問乎茲且遺細而談鉅若皷樓居一郡之中以肢體喻之則猶心君之在腹以聲息言之則如喉舌之在口腹可一日無心而口以内之呼吸呻吟可一息不出于喉舌者乎處司更于要地可戢雞鳴狗盜之雄豎華聲于中共必致鳳起蛟騰之瑞是皷樓之重建不可須臾緩也若夫漢口之

去郡城路不二三里而有邈若江河之勢以有一水界乎其中耳一往一來必須兩番間渡計人計費豈止日去萬錢何不架以浮梁繫以鐵纜可開可合利於車往而又不礙于舟行經之營之雖有暫勞而實可圖其永逸然欲建浮梁必須先立石柱排山倒海之水勢非一木所能支也計圖利涉又必先砌馬頭臨深履薄之危途非一蹴所能至也茲計馬頭鐵纜浮橋之費將及若干鼓樓木石人工之費將及若干總估二費而合計之不下若干夫以貧太守而思作

范方白評
社老有浣

無米之炊矣曾三更說夢然以衆力士而共擎有足之鼎何難一舉成功玆特捐俸若干置買木石先爲一簣之基然後徧告同心力襄此舉凡我縉紳先生膠庠人士以及商賈之好義者耆老之急公者量其力之所能竭此心之難已福及諸公之桑梓我何與焉義全太守之面顔情斯厚矣

劵

賣山劵

山可買乎不可買乎云不可買胡無劵者不得業焉

花溪劵傳誦至今。竟與天球大貝同珍。得笙翁此文。是劵中又一天府矣。

如云可買胡有劵者不得常業焉二說究何居乎曰可買第非青銅白鏹所能居而有焉青銅白鏹能購其木石不能易其精靈能貿其肢體不能易其姓名然則侍何以居之曰侍絕德畸行與瓌瑋之詩文其價値足與相當則此山遂改易姓字竊黠能以歸之雖歷古今變滄桑不二其主故海內名山皆有所屬如嚴陵受氏于子陵龍崗貽稱于諸葛蘭亭噪名于義之赤壁聲于子瞻諸雖枚述自商賈仕宦以及樵町牧豎經其地則繹其名不俟問津而後識其

猶且貴者賤積金與山齊力能負之而走終不能側前人之姓氏而代以己名即或業主遞更亦僅同守舊之吏灌園之丁為護往蹟而已若躔十八日遊山為我有也噫其然之伊山在瀫之西與志不載邑乘不登高纔三十餘丈廣不盈百畝無壽松美箭籠石飛瀑足娛悅耳目不過以在吾族即離之間遂貫而家焉吾儕小人既無德行可傳而詩文又不能好第山鮮奇勝投以鄙陋之辭亦未甚虧其價值謬計可嘗有之矣詎意兵燹之後繼以凶荒八口啼饑悉

書所有而歸諸他氏噫山棄人耶人棄山耶何相去之疾而相別之慘也然既賣無尊流連乃于四至常契之外別書一紙以遺受者曰買是山木石肢體之銅鑪則既受之于子矣若夫貿精靈易姓名之價值尚有俟焉今人備一小物必書其隙曰某年月日某置斯他人不得攘而有之矧百畝之山乎且余向嘗爲伊山別業詩載入集中稍布遐邇矣他日過此者曰是即李子之山也子寧不怒夫陽受其値而陰踞其名是市黠也然非舊主所能禁子欲鼎革無難其

急啓高而作賦繞匝而籌詩務使離奇壞墇出余上詩諸棃棗壓翼入闈俾見者曰伊山不屬李于矣售得其人矣若是余即欲隂躡其名誰復信之不則幸記斯言勿咎予不白之初而貽後言于子

## 誓詞

曲部誓詞　余生平所著傳奇皆屬寓言其事絕無所指恐觀者不諒謬謂寓譏刺其中故作此詞以自誓

竊聞諸子皆屬寓言稗官好爲曲喻齊諧志怪有其

事豈必盡有其人博望鑿空詭其名焉得不詭其實刻不肖硯田餬口原非發憤而著書筆蕋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

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歡離合難辭謔浪詼諧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于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于無心凡以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

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嘔神剖心告世稍有一毫所
指摘為三世之瘖即漸顯誅難遁陰罰作者自干於
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

銘

烏有先生集銘　余新制一筒外作縹緗簡冊
之形啓而視之則空空如也凡案頭需用之
物如箋簡筆墨圖章之屬悉貯其中因以烏
有先生命名道其實也

先生烏有集于何來以彼舊字字我新裁古人象形

以制物不必名實之果諸虛其中以作筒隨所欲以取材案頭需用之物不出侍兒之手不出奚奴之背而隨取隨得于烏有先生之懷天下古今之妙義惟全無者能生至有子之創是物而命是名也蓋本天地自然之理而匪同于穿且鑿者之市乖

沒字碑銘　即前烏有集同物而異其名形亦小異彼有書本此類法帖

有碑之形無碑之實取法先天何文可勒既沒字而去碑十示其中之有積藏翰墨于西園貯圖書于東壁

宅往句以代奚囊緼奇文而稱秘笈是沒字爲有字之祖而其所謂碑也者亦天下古今語言文字之至極

詩筒銘

離婁引繩公輸截竹制爲郵筒利輕以遠法君子之虛中不充盈以自足庶虛往而實歸假唱酬爲頌讀此荒疎李子之自云其云非所論於便便自主無籍于人之笥腹

引

梁夫人壽冊引

戊午閏前二日爲攝篆司馬梁公夫人設帨之辰部民之頌父者必頌其母予謂外言不入于閫祝詞難工夫人何由見乎欲求其見非得婦人女子之言不可因走書同學索閨秀詩詞書畫以獻之諸女士無不賈勇謂乾坤合德始能覆載斯民文王之化行南國后妃與有力焉各謂其夫及昆弟曰汝頌汝父吾祝吾母各盡其道勿以昔日華封人僅以多男二字爲祝堯后之義于其[illegible]也予美斯言遂而載之以弁

澹村評：巧于勸助，文心之慧而則也若此

其首。

## 助葬冊引

昔范希文先生贈麥舟一事千古義之非義其輕財義其施于有用之地而能成人之孝進人能自孝其親始能成人之孝吳子某文士也家貧不能葬親求助于所交之尚義者吾欲借此以觀人能時事克有成能助吳子葬親者其爲孝子可知也雖然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其爲人也又豈止孝云乎哉

## 哀詞引

哀詞易作而難工以文生乎情情不眞則文不至耳至以男子哀婦人自夫婦而外盡難措辭以閨中情事非外人所知莫知其情文胡由作至以久別之弟而哀既嫁之姊則難之又難佟子碧枚則巧于行文出其事于太夫人之口以姑哀媳庸有不眞者乎情眞則文至矣至書法之工又能與文媲美以是冊置董公案頭時時繙閱則董公夫婦之誼碧枚手足之情均于是乎弗替矣

三稱頌評感激纏綿同聲嗚咽念彥達成翁而後筆見此等手筆

# 春及堂詩跋

詩文之有跋。猶人冠裳之下之有履舄。至終篇而莫忍釋手。不能贊一詞。而又不能不贊一詞。佛頭既不敢僭。緗帙又未可污。不得已而作蠅頭。附驥尾。于是乎有跋。益愛之至。敬之深。猶見人至美之軀。而不忍跣其足也。予小子之跋春及堂詩。非第愛其書。敬其人。且觸飲源報本之思。切泰山梁木之感。不知涕淚之何從矣。蓋春及堂主人非他。適予一生受德最始之一人也。侯官夫子為先朝名宦。向主兩浙文衡。予

出赴童子試人有專經且聞有止作書藝而不及經題者予獨以五經見拔吾夫子奬譽過情取試卷災梨另爲一帙每拔一部輒以示人曰吾子婺州得一五經童子詎非僅事予之得播虛名由昔徂今爲王公大人所拂拭者人謂自嘲風嘯月之曲藝始不知實自釆芹入泮之初受知于登高一人之説項始乃今桑田成海海復爲田雖閩浙相距非遙而前阻烽燧後僱播遷非止鱗羽久疎即吾夫子捐館于何年卜牛眠何地皆莫之知迨今甲寅歲其冢賢公子王

紀服回評以莊為妝落體而新

先生乘驄按浙予適過之先生出此帙示予予政益而哭哭竟而後讀之其詩高古沉鬱不俟追琢而工不假脂韋而麗且語語出自至性他時采入國風垂之後季大有礪世磨鈍之功予低徊久之敬綴數語于篇末跋之為言履也別吾夫子幾四十年而猶及爲之綱履寧非快事作者有靈當必謂孺子可教不惜開龔啓聵于寤寐間乎

## 壽世奇方跋

藥石之有造于生命由來尚矣然同一方書施于古

人輙效而今人服之驗不驗常相半者其故何歟以古人信而今人疑也信則歷久不變疑則功效不速輙棄而之他夫病者之于藥不曰飲不曰食而曰服者是欲人中心誠服猶七十子之于孔子也今則不然常使醫為我用則是藥服我而非我服藥矣強項如此藥將奈之何哉又嘗論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醫者且然矧為其所醫者乎為其所醫者朝飲暮啜彼醫之者即欲有恒其可得乎然吾謂今人之善疑蓋亦為庸醫之積習所使而有不得不疑之勢

也何則彼不肯委疾于他人而得之甚毅者利吾報耳使有一人焉不受一錢不飲盃水而且自貽楮墨剞劂其方以公于世曰服此可以却病久服不啻可以延年彼疑而不信與朝飲暮輟者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是爲何人陳子遜齋是也遜齋爲卧子先生之季方而卧子又爲董玄宰宗伯之高足雖未同執弟子禮然躬受書法而得其精微亦與受業者等宗伯授以是方以其身具夙根而能不盡效鍾離先生之自秘其指也覽是方者因其自陳功效有髭髮轉黑

筋力疲而復壯諸語微涉荒唐十信其九而終伏一線疑根予詰之曰彼列方告世者將索朱提贖命乎抑冀分他日安期之棗麻姑之脯蓬池之膾而爲放飯流歠計乎曰不然欲與斯民同臻壽域耳若是則斯方誠可信而今日之遯齋與前日宗伯之所言均非欺世惑人之語也

文

## 瘞犬文

山居有犬黝而碩馴而驍主人愛焉字以神獒司夜

於山居有年矣穿窬輩將有事於室中之藏慮其嘷嘷以相敗也食以毒而斃諸塗主人如失左右手乃衣以茅棺以蓆瘞於山居之側且爲文以告之有客過之曰物蠢人靈貴賤攸分生靡我豢死應我瘞今犬之死子既寘以鼎鑊之罰予以窀穸之寧而復載殺青從事無乃貴庶類而自賤其文乎主人曰殆不然凡物之不以天年終者有德斯德之有功斯功之所以妥其魂魄使不爲厲也茲犬有七德而死於忠我哀以文奚過焉客曰七德云何主人曰之犬也食

錢牧齋評：功德所繫，國門不能易一字。

陸麗京評：雞五德人知之，犬七德世皆習而未察經

人之食賊人之賊，耻埒素餐，不偶於藏，德一。心專志粹，一人是媚，不問堯夷，非主則吠，德二。前戟後矛，矢石交投，咆哮相犯，不生是求，德三。憂勤盡瘁，不遑假寐，一家即安，隻身相衛，德四。時晦則知，時明則慝，行藏合古，迦別時趨，德五。呼則來之，叱斯去之，聆音辨色，諳時識機，德六。若夫家喪業凋，粒絕烟銷，親朋見絕，鄰里相嘲，尾搖搖而眷主，腹嗡嗡而耐枵，不指凉而就熱，類君子之石交，德七。具此七德，哀之以文，奚過焉。客曰：詳哉子之讀物也。予習而不察焉，往而不

笠翁設說送犬千載難得。

相失哉主人曰是旣厥德而未旣厥功吾尚爲子匙奏焉其於世也寡求其于人也多盍播聲於遠爲國增繁庶之風息響於宵爲世增太平之色是其聲繫治亂也時瞑黃葉時吠白雲破我凝夢觸我詩情是其益效砥礪也看雲覓句尾我登山沽醪貿書隨子入市是其勞代臧獲也牀頭之鎻架上之書未拏之稍新種之魚非其繞夜相守豈得長爲我娛是其司勤典守也之數功者詎不燾哉以德若彼以功若此嗛嗛之文予何恡焉客三肯其首而去

## 逐貓文

物之畜於人者同功則並敘牛司耕馬服御同功也稱者則曰牛馬鷄司晨犬守暮貓辟鼠亦同功也稱者則止曰鷄犬而不及貓昔人丹成上昇鷄犬俱仙而貓不與情有難周乎抑三者之有幸不幸也余嘗以之詰人人無應者因自窮詰而得其故蓋鷄犬之鳴吠無所利而為之者也貓得鼠以自啖有所利而為之者也自利者貪自利而獲利人之名者僭貪與僭仙家所謂[illegible]車也然則貓雖朝捕夕辟功利兼收

猶不得與猶義忘利之等矧利于身而不利于家且將不利于利于家者可無法以處此余畜一貓緇衣素裳俗有烏雲覆雪之號遂以皮相見收于主人撫之摩之減食食之甚至寢處與俱以示愛當其搴迣之始覩鼠如讐有弗捕捕則必獲未幾而厭常趣與升險如猱走曠類犬覓食于飛鳴宿食間趾與蹲猶罕食者伍晝獵于外夜則酣宿于家向覩爲讐者今則同眠而不之怪也遂至羣鼠公行家無完器主人問罪于貓而貓方孕姑俟諸無何舉二子旦夕乳之

無暇野食見鷄之雛者犬之穉者輒垂涎而攫嘗焉鷄犬交譁而訴于主人主人怒曰此患不戢二族能噍類乎且前之有待者以失之母而或收之于子也今子無知覩母以爲知苟效其所爲將以食鷄犬爲常而捕鼠爲異是母猶情之子且性之矣吾烏測其所抵乎家人請售之主人曰售者幸矣受者奚罪禁則藏之乎主人曰罪則可誅前功難泯且有二子在詎不克庇一母姬父庸子之法可一不可再也乃爲爰書曰司捕弗捕是失職也失職有斥逐之條凌轢

敘許末而嗟者今日婚正典刑大悽入思

有功是妨賢也妨賢正放流之典數里之外丸逢之逵其有北乎乃命童子舉而投之瀕行謂曰無念爾子于茲永訣其悔爾戚之自貽彼曰我與之不聞既去戒其二子曰率爾良能無循貽毅爰益母懲是爲爾孝復呼雞與犬而飭之曰無無人吠無非時鳴殷鑒不遠視爾同羣童子歸而主人問狀童子曰投之中原原本蓊薈棲鳥在林若有所俟一躍而升逆其故智主人太息曰鼠能啮腸猿則噬臍逐而不悔猶其終歟

## 放鹿文

有跂跂之高足異嶽嶽之漢臣銜命冉里來壽主君已而漸狎與人不驚歷階升堂排闥穿楹齧紙餐花抵角横身驅之復來如蝱如蠅主人乃怒柙而寘之於墻之陰雖跬步之莫展唯兩目之熒熒主人顧而嘆曰是爾之不遇非爾之罪也昔者秦宮漢苑宜春華林畫天漢以通池盡南山而作屏爾游其中或友或羣長得君王之顧兼分大官之珍卧瑤階以自如隨輦路而無羈或立殿中車令不敢妄指或息蕉下

宋人不敢謨尋或齊列雁行遞來無須往鋼或比肩騷側太子不貴道名於斯時也貴擬龍夔衛作麟鳳螭從鶯序之庭亦徵豹尾之寵文甚列聯借虎觀之名儒武則藩軍監龍驤之驍勇貴與夫立仗之馬料食三品弄臣之孫官號供奉已哉今爾兄羅虞人徒充閒館蒼苔白石已非曲澗之濱棐几明牕豈是幽巖之畔志寄人之籬下竟昂首而傲岸貌粟不飽望側理而流涎苹草雖甘聘庭花而目眩爵勺飲作汙池文史殘為蠹簡出而隨車鮮致鄭公之霖入而臨

宋牛庵評山中壽鹿尚有縣令牌者皆里耕苑中者也烏知此鹿不與世泯其為不朽

軒無常穆滿之玩宜取厭于主人同白茅之紲絆將命懸于庖人不免脯以充膳諒遠害之無從安能鋌而走險若爲丐之餘生惟有開其一面放中山之相出爾蒼龍之門兼命愿使護送深林爾其騁茲捷足奔軼絕塵遠違猨虎之穴謹避罝罘之嬰度漢楚之莫逐共王褒而結鄰借爾舊侶永茲仙齡上可驂安期之乘次不失處士之名方崩厥角鳴謝而去望山景滅不知其處

紀略

一程黃評
讀此文者當先思其難下手處則行文之苦心與倡義之苦心具見矣。

## 朱子修齡倡義鳩貲贖難民妻女紀畧

甲寅乙卯之間入閩既叛江浙騷然稍遁賊氛之子女盡爲所掠迨官兵一出搗穴焚巢賊衆非死即逃所掠子女又爲官兵所獲斯時玉石混淆其爲叛賊之妻良民之婦不可得而辨也難之民欲詣行間識認者皆懾于兵威莫敢嚮邇且良民之妻既與賊妻無辨贖良民之妻者與賊來自贖其妻又何以辨乎求其出而不能又復以身殉之是從井之救至愚者所不爲也是以夫覓其妻而弗得子贖其母而未

又評 此段亦具深心不得草草看過

能者日號跳躑踊于道路之間聞者僅能助涕真莫可如何之事也予友朱子修齡為世稱朱神仙二眉先生之高足睹此流離婆心頓發竟以莫可如何之事毅然自任而籌所以如何之邇告于縉紳先生之當路者謂倒懸之厄莫甚于此請代諸公拯溺救焚而不避湯火之烈但求所以致之者士卒豢養民婦衣之食之病而藥之是皆不能無費不償所費而漫然求贖是欲其出而外扃其門也啓門之資非財不可難民被掠口且勿餬其能自為計乎登高之呼勢

必望于當權之有力者。且葺營伍贖難婦。非執兵符握令矢者不能。是始終皆須大力也。當事諸公可其議。莫不先之以身。出俸錢以倡斯民之好義者。爰是一呼萬應。富者出金錢。貧者典衣飾。于里內外聞風而至者。皆爭先恐後。諺云良醫之門多疾。所歸仁人之耳。啼號畢集。此風一倡。昔者號眺于路者。今皆躋躋于朱子一人之門矣。朱子不以爲苦。而且甘之。隨到隨贖。使鏡之破者重完。劍之失者復得。悲傷涕泣而來者。歡欣舞蹈而去。計前後所完離散之夫婦遂

離散分羣慨世語能令人解頤是匡鼎說詩也

失之子母分羣折隊之兄弟姊妹殆萬有餘家銜戴盛哉子輿氏之言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朱子有才而尚未見用是窮也非達也乃能不辭艱險見義即爲以獨善其身之時而爲兼善天下之事豈非士林之豪傑當世之仁人也哉且當此民窮財盡之時諸事可爲所難者惟阿堵一物勸人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人能從之求拔一毛不可得也朱子擬何術而能使巨萬金錢悉歸掌握暢我一人之所欲爲而傳流離失所之民各遂懷來而去詎非咄咄怪

事乎曾論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儒者詮釋其義頗難着解吾惟述朱子贖難民妻女一事以告而以不解解之

笠翁曰修齡與其弟仙期同出朱二眉先生之門二眉先生乃現身說法不羽化而神仙者也吾未獲見其人聞其道驗其所謂先知先覺者維何然即修齡倡義鳩資贖難民妻女一事知其爲聖人之徒也顏曾若此仲尼可知信乎其非凡民矣蠢愚民無知不遇神仙則已如或遇之必試以幻妄不經之事及体

評
喚醒沉迷。過于棒喝。有功世道不淺。

咎禍福之徵能則貢而不則詭爲僞矣。其利民濟物之實際不與焉。烏知所貴乎神仙者。以其能度世耳。度世云何。救人于患難之中也。仁者救人。非出金錢不可。鍾離點鐵。止爲此耳。豈欲自謀金穴哉。今修齡能以赤手而致巨萬金錢。即是點金神術。能以一手而拯巨萬生靈。即爲度世奇功。非二眉先生指授之力。能若是哉。子讀先生與修齡書。勉爲此事。其畧曰。吾師弟子。生逢此日。宜乎在在現身。人人汲引。免其沉淪苦海。庶不媿乎生于此日。貫地諸公。現身活佛。

浙中受益良多雖居位者本心救世尤須多方鼓舞其造就生靈奚啻三千八百巳那由此觀之則贖難民妻女一事蓋先生心之而朱子身之者也若是則今日當事諸公之不惜俸錢遐邇士紳之樂輸恐後焉知不有若或使之者在其若或使之者即二眉先生點鐵成金之一指不欲以幻術示人而歸功于當道諸公及遐邇士紳之好義者耶噫仙而儒術者哉吾恨不獲旦暮遇之紀其觀聽言動以傳于世則知曾論與楚論必有相得益彰者

龍丘邑宰盧公異政紀畧

稱功頌德鄙夫之事也予向恥而勿爲茲述盧公政畧無乃變其常乎曰不然頌其人于安居無恙之秋則涉于諂言雖極諛而人終莫之信其人以他故解任而萬姓遮留不得能于此時稱之頌之則功乃眞功德爲實德言者無慚而聽者庶幾能信矣因記盧公之三事于左

盧公諱燦字孟極遼左之海州人以邑佐起家因叛氛四起江東告急龍丘爲閩浙要津餉道必經于此

粟米力役之征倍于他邑且四面皆賊伺隙而討攘奪者不遺餘力非盤根錯節之才莫能處此故當事諸公交章力請而授居此職公至即鍊民為兵以身將之雖防城原有士卒公止令防城出師戡亂皆自為之邑之東郭有橋曰文昌寬數丈長十倍之歲己卯五月既望公試武童于演武場忽報此橋失火須臾燒梁木殆盡火不起于民間而起于賊蓋此橋係金衢孔道賊慮王師一至必由近及遠倚山恃澤之巢穴難保無虞去此一橋則往來不易可緩須

臾之征亦無聊之極思也故伏闇者千道乘公有試事卒急難救因風縱火而焚之兵民甚以爲恐以橋斷則路絕無論師旅之行不獲人人問渡即四鄉賊起趨避爲難得失非細故也公諭僚佐及士庶曰無憂頃當復之衆曰造橋須木今山林産木之地盡爲賊踞求尺寸爲刀斧之柄而不可得矧盈千累萬之巨木乎公曰難不在木而在匠當先致其難者蓋是時黔黎盡竄百無一存民不易得矧工匠乎因委丞倅二員分地覓之不數日而得百餘人丞倅反命曰

於翠校許
許事奇文
欲一不可

難者至矣請問易者安在公笑而不言但取曆書擇吉限日啓工衆皆茫然莫知所措畫伏日以觀無米之炊公忽發令矢傳各營鄉兵隨李隊入山剿賊是日鳴金伐鼓讙譟而前衆又拭目以觀俄獲之俘乃俘不見至而贅于縣萬之巨木蔽江而下不知何所從來公歸而詢其故始知爲賊在山中就近伐日積月纍而聚于一處擬造木棚而拒　王師者公偵探得實故于是日聲言剿賊意不在賊而在木遂賊素畏鄉兵鬨風鼠竄但慮其追烏知我兵反利于竄

乎于是如期架造不三日而告成橋成而民尚未之知也此其異政之一龍丘有地曰潤口去城六里許水自南山來環繞郛郭而後西注後因春水泛濫涉土漸崩所恃爲砥柱者盡歸巨壑南來之水直瀉入潤堪輿家言謂有關風水不小闔邑士紳數議修築而不果因其工費浩繁重興以後民不堪命豈能復興大役乎丁巳之季夏民間賽社適當斯地建高臺而演劇觀者萬餘人以軍興數載始奏昇平無不欲觀太平盛事公先期備草履一輛大小如已足土壘

陳天游評
頓挫生姿

木椿各數千至期率僚佐胥役而往不知者皆謂與民同樂爲知其欲與大工動大衆于遊觀嬉笑之地乎至其地即大聲疾呼以諭衆曰此地之崩關乎一邑之風水久擬修築而未能慮妨爾民農事也茲幸無心而聚又適當斯土是天假以緣本縣先之以身望爾民各勸一臂言訖即自跣其足着前所備之草屨躍入急流下木椿丞倅繼之胥隸又繼之觀者聚觀之萬民見素所愛戴之神君若此誰不樂從舉虆運土者咸以爭先爲榮稍後爲辱不半日而功成與

囊涉斷流之往事神遊無異自是而水遵故道仍繞郛郭而後西此又其政之一邑有武衿葉茂桂者聘余氏女爲婦雖六禮未行而永言相訂已數載矣迨葉父云亡而女之父母兄弟皆欲寒盟別嫁訟于官者三年官判合而私議離終莫能決至是復訊于庭公謂女父曰汝女誠不欲字葉子烏能强但使汝女一至觀其意之所屬然後判離未嘗不可女父初許而終不使至公怒迅役召之至則女無慍色諭以從一而終之大義女俛首無言知爲不答之答也然公

巳爲預治花燭併庭訊之期亦是縣姻吉日者有意而爲古押衙也出冠珥吉服儛于公堂合鼉鼓吹而歸此其異政之三公之所爲大率類此若欲爲之枚舉縷述非止書者力疲觀者亦愁目眩既三事以概其餘古之龔黃召杜詎能加此公掛吏議者非他以漕項錢糧之未徵也其未徵者非他以田土盡爲賊踞欲徵而無其民也噫撫字心勞催科計拙其註下考也不亦宜乎

附盧公復[illegible]何[illegible]答

從來復任之官有未經解任而即復者有去任數月而復者亦有既去經年而始復者然皆于舊缺未關新官未補之日或爲當道題留或因緣事昭雪而然從未有新官莅任一載舊令謫事經年忽遂民間借寇之懷奪彼予此而使歡聲動山嶽者有之自盧公始公之見格于　朝也以漕糧未徵故彼時八閩既叛依草附木之輩無地無之縣治以內爲民其餘則皆賊矣公竭力撫綏但能化賊爲民不能盡民而賦也且良民失業已久田地山

塲盡爲賊踞將執賊而使輸糧乎抑將失其業之民使先賠國課而後許復故土也濟臺司濟惟濟是問此項既無欵焉得不據白簡從事然浙省之制撫二公則知之深而籌之熟矣遂交章題留隨蒙俞允此所以新者去而舊者復來銅符墨綬若于夢中失去醒復得之原未嘗暫離我者予向紀公異政謬謂公累去官公道未彰于土以草野之筆舌先之而不意其復有今日也故補述數言于後

西湖盜魚人自塞盜源紀畧

西湖并他宗之放生池也今日所謂放生池較之當年僅一勺水耳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祝延聖壽禁民捕採迨元廢而不治任民規藕明初亦莫之禁且設額稅漁人佃之萬曆中縉紳士庶合請于當道諸公始就湖心寺前後左右繞潭築埂環插木栅為湖中之湖即今日之放生池也遊泳其中者昔喜壽域之寬今悲生命之促矣然猶賴邑宰禁飭之嚴寺僧防守之密始可無虞而扼要之策則在勤修堤埂一有滲漏即為盜者所乘是以陳定菴封

君顧且菴直指嚴柱峯侍御及朱胆生鄭乘文文學皆預儲工費有缺卽補乃今數年以來朝寒暮穿難以越宿女媧不能見其長公輸無所施其巧閒士東也控于明府梁公求察所以不堅之故公聽而不斷姑以高閣置之一日漁戶以浮網事控浮網者罾之最小而浮于水面者也跨以細竹一手可提往時不禁以其所取者不過鰕蟛螺螄之屬不及巨鱗是以縣其羅取然旦設夕收耳目昭然無所施其詭秘今則綿晝夜不輟湖中鯽鯉日漸消磨疑其有絕流而

漁之術故訟以詰之被控者數十人羅伏于前公執首事者嚴訊始知其術無他但能取魚中孕婦耳春夏之交魚將散子遇蘊草即投以子散于其上猶孕婦將產覓投寢蓐之間也置蘊草于浮網之上魚見即歸是以不勞而獲子母偕亡于是乎無噍類矣公治以嚴法永杜將來浮網病魚之患賴是以絕然公之釐弊又不止此也斯獄既終民將散去公止之曰別有一案雖與若輩無涉而若輩必知其情擺放生之隄硬使穿著必有其人或同一盜魚而各分其類

未可知也其直言無隱衆皆畏法不敢詐稽一人曰彼寔倡之別有和者我輩皆不與謀公執其人訊曰埂穿穴出散入大湖湖水洋洋豈能盡爲汝得其人曰有火攻法在雖有吞舟莫能漏網公聽而忘倦使暢言之蓋魚性避暗投光猶蠏之望燈而赴穴穿此埂每夕以燈火誘之設網于所穿之洞口有鼈出則未有不獲者公大笑而後痛懲之且令供出同事之人俟察定而並繩以法令下而諸盜膽喪向關土東也乞憐因其向以穿隄事控始事者不堅質當事

亦或不深求諒東也慈悲必不欲因魚而覩人之死故往求之東也果然不顧終訟商之于予及鄭子乘文我兩人共為東也書一策曰當事既燭其奸豈肯輕縱諸盜果能懲創嗇使修隄築埂自彼壞之自彼完之工竣而後求寬或可姑開一面東也轉達此語諸盜樂從不三日而告成較前加固予偕鄭子詣公公曰正欲如是君得我心之同然但善後之策全賴是舉此後隄穿仍彼之罪即用若輩作葦駁護持佛法可耳因判牘尾以立案公諱允植字承篤別號冶

湄眞定人也令浙七載政不勝書即此一事亦其三異僧之以穿隄訟也有其事而無其人公置而不問忽于他案得之異一治末作者捕盜爲難塞盜源更不易公能以盜詰盜又以盜塞盜源令中庸執柯伐柯之良法異二盜無惡事也修隄善行也公不專恃嚴法而恃德威驅天下至惡之人而歸于善異三觀此一端其餘善政豈可不言而喻當今循吏有出其右者哉無怪乎在上位者交章纍牘而薦于 朝也

解

佟若枚評：絕類坡仙

## 耐病解

予自春王正月由秣陵移家家武林經理維艱遂以憂勞成疾藥攻不克幾登夜臺至春杪夏初微有起色旋以下樓失足猛然一蹶筋骨皆傷瀕于死者復兩閱月夏仲小愈送豚子就試婺州又以冒暑受傷輿疾而返始而痢繼而瘧繼而瘧痢並作加以欬喘怔忡諸餘症斯時也即使家坐十醫戶當百藥尚慮攻此失彼猶萬弩當前非重鎧倍甲所能禦矣維時家厄陳蔡貴米貸薪之不暇尚能召巫咸覓芝朮哉

惟有坐待羅刹之至靜觀躃踊之形而已詎料不然。春初之疾藥用金石貴者攻之不愈夏初之疾藥用草木賤者攻之亦不愈迨後貴賤皆無藥以勿藥不朞月而霍然起矣且善飯健步邁于疇昔始知病猶虎也虎逢人即食惟見不畏己者即舍之病猶鬼也鬼遇物即祟惟見不信左道者即去之病無所不奈何惟不能奈何第入窮之為力大矣哉古云病不服藥常得中醫予曰非特中醫直醫國手耳是歲之九月偶適吳興歸安何紫雯使君作耐病述一篇示予

謂夏秋之交以憂旱隱雨積勞成瘧五內如焚非多飲清泉弗解又復抱病理簿書清獄訟日無寧晷醫者危之勸以忌飲水節勞靜攝多服參苓始克有濟時參價數倍于今使君貧莫能致匪特不從醫諫且若有意優之如是者彌月而瘧忽愈因作是篇志之內多疑詞不藥自愈其理莫能解也予三復斯[illegible]文因其不解遂所解解之然予之疾與使君之疾不可同年語也予之疾起于憂一家勞一身使君則憂庶民之憂勞羣國之勞孟氏云憂民之憂者民亦憂

其憂毛詩云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使君之疾自瘳

藥而天藥之已弗禱而民禱之瀌即能奈一人何其

能奈萬民何即能奈萬民何其能奈天何哉此所以

藥不瞑眩而疾自瘳災未被除而祥已至也使君又

何疑焉



